# 骚

.

那个年头，大家一窝蜂的往国外移民，现在依然保持这样的情况，不过其中的性质和迁移的目的却大不相同。

有人为了留学，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绿卡……总之，各种理由都有。这是受了媚洋浪潮的鼓舞，反正咱们长期

积弱不振！

不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种盲目的远走他乡近年逐渐减少，因为很多人发现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

我的父亲和她的妹妹，也就是我唯一的姑妈，当年是因为到美国读书而远走他乡的。祖父母只有爸爸跟姑妈这

对宝贝子女，当初是很舍不得，不过没法度，子女长大了。兄妹俩个学业告一段落后，双双留在美国，这可把俩位

老人家气炸了。

父亲因为是独子，后来奉命回台湾娶了近村的一位姑娘为亲妻。半个月后，父亲带着妻子返回美国。不过父亲

向祖父母保证，绝对不会久留在美国。

一年后，我诞生在落山矶。我的姑妈在我出世的第叁年，嫁给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姑妈以后生了两个女儿，

老大叫雪红，二女儿叫雪紫。

姑妈的家离我家很近，两个表妹是我们家的常客，她们成了我青梅竹马的好朋友，雪红年龄与我相彷，俩人常

玩在一起，雪紫给我的印象反而不深刻，因为当时她才四、五岁而已。

我十岁那年，因为祖父母年纪大了，而且思孙心切，再加上母亲一直住不惯美国，于是父亲决定全家搬回台湾

住。从此，我便没有再见到表妹她们了。

一直到我念高一的时候，才再一次的见到大表妹雪红，这也是她第一次返台探亲。以后她每隔一年会回来一次，

不过雪紫小表妹却一直没有回来过。

我高中毕业后，幸运的考上台北一所私立大学，然后离开南部北上求学，我在学校就近的地方租房子住下来。

我的姑丈在此时，事业达到顶峰一帆风顺，他近年常往台湾跑，发现台湾的场相当具有潜力，这也就是表妹后

来会相继来台的前因。

这一段时间，我常提笔给雪红写信，而她也勤快的回信，令我的游子生涯提供不少情趣。我发现，大表妹跟我

已经发生了情愫，那爱苗已经逐渐在彼此的心田中滋长，雪红为了有机会跟我相处，在她中学结束后，毅然以侨生

的身份回台参加大学联考，经过加分后，她考上了一所公立大学。

此时，我已经是大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后俩人常在一起，那爱情的火苗立刻燃烧起来。我们除了研究功

课外，也时常去看电影，坐咖啡屋，到了最后俩人发生了性关系。

雪红说：「胜哥，你一定不能辜负我。」

我说：「你是天上的仙女，日后必定娶你为妻！」真是情浓意蜜。

毕业后，我立刻入伍当兵。军旅生活颇为枯燥乏味，常令我想起雪红。

但是我的假期并不一定，而且是在偏远的东部山区，交通颇为不便。所以我跟雪红聚少离多。因此，在当兵的

这段时间，因为平常刻板单调，所以每次一放假，我便尽情的放松自己。我常跟一些同伙利用休假期间去寻乐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风流韵事。

好不容易熬了六百多个日子，我终于退伍了。

此时的雪红已经念到大叁了。我先回家小住两个月，然后北上工作。

我在台北租屋而居，过着上班族的生活。如此又过了一年，雪红毕业了，我跟她的距离似乎又拉近了许多。雪

红并没有打算回美国，因此这位千金小姐的父亲替她在台北近郊买了一栋别墅，真是羡煞我了。

买了房子还不算，家里还请了一位来自印尼的外籍女，以便照顾她的起居这位外籍女年仅十七。八岁，是一位

华裔女孩，是姑丈一位在印尼从商的朋友介绍的。雪红另外还告诉我，她的妹妹雪紫近日也打算来台湾跟她同住，

二表妹要来学中文，据说她的中文程度不怎么样！

雪红目前正在学开车，姑丈打算让她买一部像样的跑车，真是香车配美人。

不过这一些在我还没有看到成为事实之前，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我被公司派往到义大利跟英国做为期不短的考

察工作。

「一路小心！红妹祝福你。我爱你！」雪红含情脉脉，那天在机场送我时。

「乖乖，别担心，我每夜都会想着你的！」

「唔！真的吗？你会吗？」

「我白天也想、晚上也思，望穿秋水呢！」

这一趟考察之行，足足花掉我半年的光景。返台的前一天，我打越洋电话给雪红。此时的雪红已经住到新的别

墅里。她接到我的电话非常兴奋。

「啊！胜哥，你坐几点的飞机？那一家航空公司，雪紫也在台湾呢！她现在正努力学中文昵！」

「唔！那太棒了！到中正机场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来接我。」

次日晚上九点左右，我步出中正机场，然后打电话给雪红，雪红立刻出门接我，约莫一个小时，雪红开着车出

现在中正机场，她怕我饿肚子先在就近的地方吃点东西，然后才回台北。

十一点半，仍然由雪红驾驶，载着我驱车驶至郊区，在一座双层的洋房前停下。两声「嘟嘟」的喇叭声，大门

徐徐洞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探问道：「大小姐回来了！」

雪红一颌首带着我让进客厅坐，自己就像花蝴蝶一般，飞到楼上更衣去了。

我甫行坐定，那位候门的少女，已经端来一杯热茶，很恭敬的送到跟前。当我一手接住茶杯，往脸上一看，只

觉得她虽然没有雪红那样的丽动人，但那一对黑溜溜的点漆双睛，和甜甜的笑容，也够引人入迷的。

一阵楼梯声过后，雪红已经改穿一件薄薄如蝉翼的粉红色睡袍，笑意嫣然的出现在眼前。在隐约中透视出那叁

点式微妙的部位，她甜甜的笑说道：

「胜哥，又叫你等上老半天，来坐坐！」

她不待我坐定，早已一屁股依偎在长沙发上。

一股清逸的高贵香水的气味，不断地从玉体上飘涌出来，闻得我迷糊糊的怦然心动。肌肤相依，情意益浓，力

胜年青英俊，气血方刚，体内热潮，有如奔马。我情不自禁婉住柔夷，含笑说道：

「表妹，你愈来愈美了，美得有如……」我故意把话顿住。

「有如什么！表哥！快说！」

「有如天仙一般呀！」我俯在耳边轻声细语，同时乘着这一紧贴的姿势，在俏颊上吻了一下。

被人赞美，是少女觉得最为轻松惬意的，雪红闻言，有如大热天吃了冰淇淋，一叠连声的娇笑不停，更加贴紧

着说：「表哥真会取笑人了。」

「这是真心话，一点都不假的，像你这样的美，就是神仙佛祖看到，也会动起凡心的，表妹！你实在是太美了！」

我似乎有点情不自禁地俯在樱唇上吮吻。雪红毫不犹豫的轻启朱唇，伸出丁香来承受。两舌相贴，情意益浓，

偌大的客厅，静肃肃的连刚才端茶的少女，都不知躲到那里去了。

我在热情激动之下，颤抖着声音道：「雪红！我爱你，雪红，我们到你的房间去好吧！」

雪红此时也已沉醉于热情奔放之间，四肢娇软无力，她满怀蜜意地颌首笑道：

「我……我走不动！」

这是难得的机会，我岂能错过，我展颜一笑，抱起了娇躯就往楼上跑。玉躯在抱，环绕在胸前颈上，全身都觉

得有点酥麻麻的。

雪红的房间，布置得有如仙宫一般，席梦思的床，新奇而美术的长短沙发凳子，独出心裁设计的梳台，一切都

表示出最高的艺术气氛。而粉红的微弱灯光，更是让人产生奇妙的感觉。

我来到床前一骨随着娇躯滚向床中，有意无意中在腿上捏了一下。少女的肌肤，光润有如凝脂，雪红生自富有

之家，自幼娇生惯养，在白皙的皮肤上，有如涂上一层油，光滑柔润无比。当我手指在峰顶乳尖的紫葡萄上轻轻一

捏。

「嗯……胜哥不要嘛……」

似黄莺出谷般的声音非但没有停止我的动作，而且增加我不少的勇气，顺手解下了她的乳罩扣。耸立在跟前的

一对雪白双峰，蜂顶的两颗紫葡萄又圆又大，顶边的一圈红色乳晕，更衬出葡萄之可爱，双峰之间一道深似山沟般

的乳沟，只看得我神魂颠倒、心跳、渴。

「嗯……胜哥别这样，这样我就要生……」我没等她说完早已把自己的，封了她的嘴唇。

吻是情欲的升华，我上面吻着，右手在乳峰顶不断的抚捏，慢慢的加重，像想把葡萄摘下来一样。

「嗯……嗯……」这是雪红被封了口后的声音，我左手已顺腹而下，迈进了小溪……嘿！柔毛茸茸，柔软胜似

丝绵，洞紧闭，中间留一条缝，我的手指无法插入，无奈何，就停在溪边小游一番。

雪红被我侵占了这块最神秘的地带，再加上不断的抚捏，心里已发生了作用，但她不愿当面的表露出来，就很

不自然的轻微扭动了一下腰肢，佯装反抗，但我只觉双乳不断的在胸前转动，那一对挺突丰满的双峰，不断的在胸

前颤转，欲火不断升腾，已达沸点。

左手趁着雪红的扭动已慢慢入港，再经我努力的结果已经快到河边，觉得阴唇不住的在跳动，指上也越来越滑。

雪红双眸微闭，笑意嫣然，美人的憨态，益倍惹人心动神驰。

她更舌尖轻吐，伸入我的腔，两舌相缠，丁香生津。这时雪红的双手缠着我的颈上，早已一身无力，像梅花一

样俯贴在身上。

「不害臊！把人家吻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美人哀怨，另有一番俏境。我心痒难禁，在意马心猿之下，一个饿虎扑羊，俯压在娇躯上面，雪红如痴似醉，

心里一阵乐陶陶的，突然抽出玉手在我裤裆里一掏，好烫、好粗、好长，真是活宝一件，爱不释手地套动起来。我

那经得起这样的鼓助，全身微一抖颤，急不等待的把衣裤迅速脱下，抱住雪红暖似绵羊般的玉体，一口气的长吻。

「慢一点吧！别老在小肚上擦！」雪红手握铁棒似的玉棒导进小口。

「呀！」小二哥已插入迷人的小肉 .

「噗哧……噗哧」雪红早已水满金山。

我只觉自己龟头一紧，一根玉茎紧在温香的小肉中，同时我双手不断地抚摸着满的双峰。一时插送，吻抚吮，

小又不息的擦动，阴毛与阴毛之快感，使我两一时进入痛快的深渊，但听雪红连声的在「嗯嗯」的哼着，而我更是

浑身是劲，勇往直前，鼻息又在慢慢的加重。

我不觉勇气倍增，猛的一挺下身，一根七寸长，有小儿臂粗的大棍，已尽根而没。「噗哧、噗哧」这是玉棍在

抽插时引起的节奏，声响极为神秘美妙。

「嗯……雪……呜……」娇滴滴的嗲喘。

「胜哥，好痛快，我的小大概快裂开了，呀！你……嗯！是这里，快别动，我要上天呀……」

一阵快感，雪红中放出了第一次水，我听到这迷人的鼓助，更加的大演身手，一时声音大作震动得床发出的加

油声。

「卜滋、卜滋」小腹碰撞也在加强。

「噗滋、噗滋」玉棍在小中冲锋着。

「哥！……不要那样！啊……」

「吮得我心快跳出来了……哥！我好痛快，哥！我的亲哥，大鸡巴哥哥，会捣哥哥，哟哟的小快捣烂了，快！

不能停止，一停小就受不了，好哥哥……妹的小就是要你插，呜呜……哎啊……捣烂小吧！」

这时我抬头一瞥，只见她双颊泛红，俏脸上笑意嫣然，两眼水汪汪的快要滴出水来似的，中喘气如兰，阵阵娇

喘，声声呼。肉洞中一阵阵的紧吮真配合得恰到好处。美人骚态，最是逗人入迷，我热火潮涌，恨不得一气把她吞

进肚里去，抽插愈益加劲。

「哥，好哥哥……别吮，呜！再……再里面一些……别……啊，是这里……呀……亲哥……你好会吮，呜！…

…嗯……再……重一些……」

她不觉双腿高举，尽量使阴部向上挺凸，并更张大了嘴巴，让我的舌尖尽量的深入，一面爱抚着我的神仙棒，

慢慢的捏动，口中的浪哼不断，双腿一收，硬把我的鸡巴狠狠的夹住。

「呜……嘿……」

「哼……哼……」

她哼声不断动作，我就动作加剧，一直到她再度出水。

我觉得内一阵紧密的吮吸，并涌出大量的液体，心里知道，这小妮子又已进入了高潮，雪红娇喘不已，但按在

鸡巴上的玉手始终没有放松过。玉棍勇猛似旧，抽插，心潮升沸，龟头充血激增，涨得更难受。我不由喊道：

「妹啊，你痛快吗？但我小二哥快要涨死了，好妹妹，把身反过来，我们变一个花样玩玩好吗？」

「嗯！」她心中虽想，身却不动，我无法只得转过身，吊起她的小腿，一时桃源毕露，整个的屄更清皙的展现

在眼前，溪边风光虽好，但是这时的我已无暇欣赏。「哧」的一声一根发怒的玉棍，再度插入玉门中。「嘿」一声

嗲呼一阵插捣，雪红已再度获得欢畅。

阵阵酥松，阴壁在慢慢的蠕动，溢出更多的淫水，泡满了整个阴洞，她甜美的笑道：

「好哥哥，这样你也感到痛快吗？」

「好妹妹，现在觉得那一个花样好玩？」

「嗯！都好，哟哟插重一点，这个姿式好，亲哥哥别把宝贝提得太高，嘿！插进去……深一点，呀！美极了，

我觉得我的身子到了空中，哎呀，阴快要捣烂了呀！大鸡巴哥哥插死我吧！」

「啊！好玉棍哥哥我的小屄水快出干了！」

雪红双眼紧闭，牙关咬出声来。一双玉腿拼命的挺动摇滚。她已到达了快感的顶峰，她已进入了狂态，除了欲，

忘却了一切……「哦……好哥哥我受不了，我要被插死了。」

「大鸡巴哥哥，我要死了，痛快死了……」小腹一热屁股一挺，两腿不断的顶动着，她咬紧了牙关在拼命冲击

呢！

「呀！」的一声，雪红的小屄里又涌出大量的精水。龟头被一股热流烧得酥痒难当，腰肢一挺劲，急剧的冲刺

了几下，背脊骨一酸，一支水箭样的热精，直射雪红的心。

「呀！好烫，好舒适！」

我了，她也了。双双跌落在床上，一再长吻，相拥而眠。

晨光透过重重房，一对情侣尚在梦中，雪红反身时特别觉得有一件东西碰在玉腿上面，张开一双尚未睡醒的俏

目一看。「呀！」一根足有七寸长红头硕大的玉棒儿，正昂首探颈的骚动着。

雪红慢慢闭上双眼，细细的回味着昨夜的战况，一面笑容嫣然，顿然觉得小肉里又在蠕动起来，双手紧紧握住

玉茎连续的套动着。

我在睡梦中但觉自己的鸡巴好像在肉似的好受，不由张开了惺忪的睡眼见她双眼含春，笑意洋溢，自己的玉茎

正握在她的手中不断的套动，粉颈低垂，似在沉思。

突然「嘻！」的笑出声来，我想到得意之处。再看她现在一丝不挂，胸前双峰微动，乳浪层层，一对紫葡萄又

跟着在不断的向我点头。再向上看有黄豆般大的肚脐平整贴在小腹中间，在平坦的小腹下，一片茸茸茵草，真是愈

看愈觉入迷。

「哟！」我抿了一嘴唇。甜意犹浓。

小溪中殷红湿润，双瓢阴唇微微的在吮，真是黄、白、红叁色分明，相映成趣。我已欲火上升，情欲重起，一

手向乳峰上开始游抚，嘴唇啮住另一玉峰的紫葡萄，一手游向溪边，中指一伸，顺隙而入，桃源洞里，潮湿微温，

手指滑溜插入，扣扣、捏捏。

「不要嘛！挖得人家难过死了！」

「哟！妹的乳尖要给你吃掉了！」

瞧！嘴中叫着，手中却也不闲，玉茎经她的套捏，马眼不断地在开合。

「好哥哥，别挖了，快上来吧！」

我好像没有听到她说话一样，我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猛吮，猛挖起来。

「亲哥，求你别那样，小妹的屄实在吃不消了，快把你的大鸡巴插进去。」

她已被逗的淫浪不已，但见她的大臀部一再向上狂挺，另一手猛捏自己的玉峰。

「亲亲，你美不美？我是在给你服务，你难道还觉得不好吗？」

「亲哥哥，好！好，你快把你的宝贝放进去，你知道妹的小肉好难受吗？」

「痒死了，有虫在小里爬，好哥哥，快点救命呀！」

「噢！」我没有行动。雪红无法，只得自己扭掉我的双手，反身坐起，玉腿一分，把自己的屄对准了玉茎直坐

了下去。

「噗哧！」嘿！好一个老君坐洞。见她那雪白的臀部上下在摇动着。看情形还相当的卖劲呢！上面一双既高又

挺的乳房又不断的跟着跳动。「噗哧」声不断传来。「吱、吱」……床又曲意奉承的唱着小曲。

「浪这样美不美？看你的浪水，把我的小肚都弄湿透了！」

我一边说着一面抚捏着二片圆润的雪白屁股。只觉得滑不留手的，看不见一点疤痕。阴唇随着玉棍的出入，而

不断的吞吐着，深红色的口每吐一次终要带出不算太少的淫液，把我们二人的阴毛全部淋湿，同时沾得光耀异常，

还发出迷人的小调。

「嗯……嗯……」

「亲哥，你把屁股提高一些，我快累死了！」

我亲看自导自演的活春宫，觉得趣味十足，同时又知道是时间差不多了，知道她已临无法再动的地步。

「小淫妇，小浪屄，不要这一会儿就力尽了，你叫我叁声我再上来。」

「好哥哥！亲哥哥！」

「不是！不是，这些听多听厌了！」

「会插屄的好哥哥！」

「不够，不够，还要好听些！」

「嗨！亲哥哥别把你的屁股放下去，这样小浪屄就会死去，快抬高一些，我马上要叫了！」

「干得小浪屄上天的大鸡巴哥哥，是小淫命根的亲哥哥，别把宝贝抽出，这样小屄要受不了！」

我双手抱紧娇躯，叫她也同样的俯压下环抱过来，于是二人相贴得紧紧的，两股一挟，以免鸡巴滑出，一二叁

同时一滚，雪红就压在下面了。

「快些别那么慢吞吞的，浪里又在蠕动啦！」她半要求的命令着。

我不管雪红娇喘连连，每碰上重插的时候，总尽量的高抬臀部，而她双手按住我的腰背，唯恐让我溜开似的，

好承受这甜美的狠插。

「好哥哥，你美极，你插得我太痛快了！」

「亲哥，唔！哦！我……哦……我要上天了！」

她在一阵长插猛抽之下，浪里终于挤出了精水，她静静的享受这高潮的巅峰，可是我的那根鸡巴，仍然不断地

在插送。

「噗哧、噗哧！」在我连续抽插之下，雪红又有了新的反应。

「哥呀！起来把小的浪水擦掉一些，这样会比较紧一些，可以增加肉感呢！」

我应声下床，拿叁角裤在她的肉里外擦个干净才重新把玉棍插入嫩中小擦乾以后滑溜消除，快感自然随之增加。

「亲哥哥，哦，就是这里，深一点！」

「浪！我的小淫妇、小亲亲、小浪，你的里这么紧，我的鸡巴好舒服呀！」

「干死小的亲哥哥，不要停，小快溶化了，呀，妈呀，上天呀！」

阵阵的浪叫，加以交沟、床第之声，一时声音大作。

「呀！小浪姝妹，你这么没有声音，你的娇呼嗲叫到那里去了呢？」

「亲哥哥，好哥哥别停插送，我……快……要出了，我的亲哥哥！我身子飘起来了！」

我一听她这样的浪呼淫号，动作上又一再加速的插送，我的心跳更加急促，喘气声也更加重了。

「噗哧！噗哧！」淫水之声不绝。雪红喘气连连，中不断哼着不知名堂的淫语。

我感到浑身一麻，知道已到最后关头，双臂紧抱她的玉体双腿挺得笔直，小腹一紧，一股热精猛然冲出，从马

眼中直射入雪红的屄心。

雪红被我抱的连气都喘不过来，但是她不愿就此推开我，因为这是她目前所急切需要的。龟头在屄中已暴涨到

极限，她觉鸡巴又在暴涨，把阴塞得更紧更好受。

但仅仅一刹那，一股热精射向花心旋即退缩下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烫得雪红不由连声娇笑道：

「美！烫死我了，好舒畅。」话说一半顿然觉得自己屄心又涌出了更多的浓液。

「甜心，好妹妹，好极了！你的浪水又烫得我大鸡巴好舒适啦！」

「亲哥哥，你太辛苦了，就睡在我的身上休息一会吧！别把大鸡巴拿走！」

我在疲累之馀，紧紧伏在玉躯上面，微微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我从迷糊中转醒过来，一看手表已是七时四分，知道无法再拖下去，因为这天正是我向公

司报到的日子，所以急急起床，略事收拾，起身要走。但见雪红正如一只绵羊般的瘫在床上，小经过二度的猛插又

略现红肿，心中怜惜不已，但无奈只得在她樱中轻轻一吻就匆匆而去了。

【完】